





吳總兵

將軍斬曾九足以謝陝兵矣不然禍未已也瀘州兵盡調之永寧何以足三萬之數今鎮雄兵驕悍決不可與永寧兵同處除此之外馬湖八千浙江二千陝兵二千吳從周等兵五千廣兵三千建武等兵二千纔二萬餘耳永寧五千原在合江者今何在乎賊若止二萬我兵亦須三萬以上乃可保全勝此須與永寧兵合哨破之然後斬關而入可也寧可謀爲萬全不敢輕舉妄動自是正論但須早至幹壩扼險出奇



乃可入關至幹壩當以一軍劄小水田爲綦江路聲  
援可也劉帥兵少又無土兵賊又撤別路之兵以向  
之必須厚爲之備聞其自己捐銀以調袁初之兵蓋  
非得已且調止一千又云須在軍門原調之外此卽  
可與之此一家之事永寧兵多自宜分以相助萬勿  
分彼此也幹壩到播川驛不遠須揚兵以爲之助問  
曹副將自知之陳世賢已到袁年已賞犒發回彼不  
欲同川南進兵防袁初輩害之也王繼先不出恐亦  
此意然旣投降無不納質者須令其出妻子或自投  
見已遣袁年諭之矣若果有二心當再以聞草草

路副使雲龍

賊破龍泉殺人劫財欲已足矣志已滿矣豈肯移兵  
移粟以守之乎恢復之說就其言而姑允之令以捍  
思南耳楊惟中輒以此自命試問綦江破後自去年  
六月至今年正月方遣兵入其中是誰恢復之小人  
不耻不畏不斬真是矢刑若非立功終難逃死可以  
語之以彼處無餉故平茶邑梅兵不敢發去已從真  
州入矣思石兵亦從苦竹關入至金子壩亦可與真



州大兵合哨蓋兵可助餉可助而運夫不能遠去故  
於蜀地入就運夫耳至合哨則蜀亦黔黔亦蜀矣陳  
良玘頗知兵當督勵之令其立功但須謹慎無爲賊  
所欺此時想已入境却無令其觀望取罪也

劉叅議二首

合江雖宜進婁山但吳帥提調川南自無與劉帥同  
入婁山之理所差者永合旣欲合哨則合江之兵宜  
分一半令一偏將將之入婁山但當時慮不及此耳  
袁年白皆美丈夫貌無死法宜其出降陳世賢妻子

自在國上安得有真者彼觀時勢而效順自應取其  
新不可逆其詐王繼先真有觀望之意但業以賞其  
母人皆知之卽處之恐搖投降者之心故寬之袁年  
回想渠無不出卽不出亦必不爲害蓋應龍遠不能  
庇彼吾朝發而又可擒之彼胡能爲哉吳帥甚苦糧  
運幸着實催之非用重法難濟大事川東包夫人打  
死者數矣以一大將將五千人深入夷地至於絕糧  
啜粥採蕨而食備極醜態尚冀降人之不觀望有是  
理乎凡分布事宜畧與商量彼方延頸望後兵而絕



平權金書  
卷十一  
無至者鎮雄兵已不敢令往馬湖兵又與異道陝兵  
又衛該道餘募兵又多守隘則自五千之外誰爲實  
用之兵若非與永寧合哨便是以將予敵不知二萬  
之數何在以此用兵尚冀降人之不觀望有是理乎  
有司中誤糧運者以名來當立黜之以警衆王塾恐  
難了此邵崇雅不知能發水運否寇克順卽當早用  
之金人云待尙家議論定時吾已過河矣柰何柰何  
又

永寧綦江南川三路運夫皆增募三道皆在各縣催  
發尚若不給今合江一路兵頗少但糧不知到否運  
夫不知足否該道又不合江威茂又別道不知頭  
尾事事可慮師期久過吳總兵尙來催糧全不見進  
兵影響該道與蔡守又擁兵自保不敢過王繼先之  
門永寧三萬之兵當以候總兵俱不進是以一二枝  
而牽掣兩路之兵也兵貴神速今在內地迂延若此  
令人思之夜不成寐今該道只宜一意催夫運糧兵  
急催付吳總兵蔡守不能將兵卽以合江將領將之  
令彼監之火急行之無再商量慢事其合江一路通



婁山關者亦留兵防守其隘口以防零賊衝突然有  
袁年爲之蔽亦不必宿重兵也今劉總兵日日與賊  
交戰已破數洞南川兵已深入敵境夷人望風投降  
獨此路事事不備若閉門屋裏坐者可爲寒心辛留  
意無忽

### 劉總兵

連日進兵事不知若何穆炤楊真母柱之賊不知已  
掃清否尚有鹿竺周五巴楊兆林何樣等在爬頭箐  
九壩庄等處皆有小路通貓兒岡撞梓驛者則貓兒  
岡點脚壩必須有一兵防守方可免於包截王芬之  
兵若令爲一路自趙羊水爬頭箐抵婁山關恐兵少  
糧亦難護若令屯劄點脚壩等處以防衝突包裹之  
賊似爲兩便不知可否軍前之事惟將軍主持偶有  
所見姑以相商耳但此時恐各賊俱盡又當放心前  
進無事他疑矣

### 陳副使與相

施州兵自蜀入守黔地而欲給餉於楚楚人難之有  
以也蜀已發銀黔須買米運米無再靠楚人荷戈推



鋒之士能束腹而候議論之定乎用兵若斯柰何不  
爲賊所笑施州土兵頗難駕馭但須先足其食方可  
行法師行糧從更須一軍護餉無爲賊所襲也運官  
運夫稽悞者須以重典督之故發令去便於行法耳  
軍中事時時報知不盡

### 楊監軍

賊擒承恩原爲成婚世間惡姻緣有若此者直所  
謂以師婚也賊方於桃溪架屋栽花以迎新婚其女  
且打鞦韆而承恩以初三誓師十二進兵皆報之安  
見其有二心乎水西發兵否彼問遣且不絕偵報亦  
時有山魁伎倆何時是盡只須催督之耳陳璘進龍  
泉涓潭爲正以李應祥一枝兵幾不能軍故令之隨  
宜分合想當不悞水西爲江不同哨中之不可測者  
謂何便中當及之聞雲南兵甚不佳沐總兵空行之  
牌亦不至陳毓翁又云遣象兵來亦不知到否師期  
久過急擊勿失幸留意焉若大兵入關得賊貴州去  
之甚近况宜亟入其中以定人心布軍令無令過殺  
以傷天和禱禱此後事宜時時報知可也



張叅政 三道同此

兵行之初運夫不齊遂以乏糧借口連日嚴催急於  
星火計已無不至此後却當計兵計米常令有數日  
之食不先不後適相接續此則在委官多方計筭方  
得妥當不然無則數日不給有則一擁而至饑則食  
乏飽則棄餘雖積粟如山何濟於事今宜查一路兵  
實數却計應給之數大約每月人二斗則三萬人該  
六千石人三斗則該九千石今發過幾何自幾日支  
起可至幾日止其後運逐漸發去者可至幾日止  
日日計筭無令乏絕亦無令拋棄乃善事也至發米  
收米一運二運各須有印信單自明白或該道給以  
空印紙令填亦可與總委官議為畫一之法行之一  
面見教草草

謝監軍

十二關乃今已數日矣十八抵播今過三日矣劉總  
兵日日與賊接戰已破數洞南川兵深入敵境夷人  
望風投降獨永寧一路全無影響尚未報到二郎壩  
何況幹壩何況岩門以此用兵將欲坐觀成散乎若



有說則可若無說則是諸公落永寧穀中而不自覺也吳總兵今何在永合二處兵皆先監之何不從長專決而耽延時日爲急以見教無令人焦勞無已也

湖廣川南道鎮

大兵已舉有進無退賊卽有武騎千羣亦豈能分身應之一路小苗見大兵來無不降者有不降者卽撲滅之如燎毛耳共搗巢穴削株掘根在此一舉

天子賜尚方之劍調天下之兵若遲久不決致有他虞卽不佞無以自解况諸公乎幸嚴督之計出萬全功收一戰此不佞所日夜懸望者也軍法重後期之誅柰不凜凜乎

諭水西漢把陳恩

諭陳恩亦動以忠順恩信爲言今恩信甚明忠順何在師期已過按兵不舉何以自明亦常言不絕賊者爲行計也須至進兵方可絕之今已進兵猶未絕也情見觀望何計之行亦官若負吾恩信吾告之朝廷豈肯善罷楊應龍是何等氣勢何等兵力而今若此矣宜審處之毋忽



諭來順司宣慰彭元錦

諭宣慰彭元錦尔家先世以來南征北戰多立功名海內之人無不知之今播賊逆天動兵征討尔宜嚴督軍士務殲元惡以建殊勲懋官懋賞自有甲令歷來文揭忠義藹然每一披閱輒為色喜今天下兵馬各省土司皆在此處古人有云義氣常凌豪士前功名肯落他人後此軍門所望於尔者也故諭

蔡知府

陳世賢若此遂賊心腹則不用之為提調矣姑獎賞之以風後來亦雍齒且侯之意也王繼先事已付之該道馮元霄在彼所言何事問之乃不能道一詞但云繼先一條草人何能為者想到此受其母之賄而變其詞乎播人情態大抵如此凡用之即宜防之若元霄者變詐閃爍即不用之亦可也

郭青螺中丞

湖省漕糧三十七萬三省分用後見報倉場疏留得旨下部以為無復望矣近得部咨似未覆倉場本原糧仍許發者可為一快已移咨支簡翁三省各分十



平推全書 卷十三  
二萬乞臺下差人守催之陸續發來近便地方轉運無所不可幸無遲也兵進數日畧無音耗烏江一路兵二萬得無少單雲兵聞不佳狼兵不知可否永順兵雖強尚恨其少若水西擣其中堅萬無足慮矣乃察其情形尚在觀望今却不可仍與好面皮須多方責備之又多差人監押之不然騎墻觀望猶可且陰爲之助則事去矣觀其不與鎮雄合哨此意可知萬惟留意運夫極要緊弟數日寢食俱忘始有次第幸從中路近然不可不加之意也劉綎將恭江路叛日漸已掃清真州一路望風而降消息頗佳惟望三省齊力賊無難授首萬乞留意仍不時見教爲望

支簡亭中丞

湖省漕糧二十七萬先經戶部允發三省支用後見倉場疏留奉

旨下部以爲無復望矣近得部咨似已不覆倉場本而仍照原議發用者謹以咨請乞兄作急督發近貴者發貴近川者發川荊州一府糧不知幾何若令沿江湊撥十二萬溯江而上入夔門達重慶卽一月可



至若遠則過五月瞿唐如象一步不可上矣萬望蚤發為懇進兵數日畧無音耗不知若何幸就近督之惟糧運為苦而陸運又苦中之苦第忘寢食者數日四路糧運始有次第不知彼中若何三省既均分十二萬之儲則湖省須餉龍泉路此更不可易也惟台裁

劉叅議

監軍道有揭來言進兵之路自二郎壩分為二路表裏夾攻岩門關下之更易卽令如議行矣謂西路別有機括者云何何不以見教也鎮雄兵議定急以聞王繼光畢竟不殺為是蔡守膽如芥子若不以兵付將官則八千人尚不足自衛也如彼隨營意懶卽令梅同知前去此子固沾沾自喜但多易耳吳帥之兵終少永寧之兵又難分也但可發者卽發之去無留之令其苦難蓋彼尚不知鎮雄之不可發永寧也知之益呶呶矣劉謙兵是合江數急以付之凡將官用兵我輩但可與商量不可大張主卽督撫亦然恐該道不知此意故敢悉心以告不盡



劉總兵

聞安穩松坎一帶賊人欲投降恐綦人害之只得死拒官兵此輩終成灰滅但目下梗塞不便今發告示去招之有投降者卽押之重慶庶綦人不得害之而運道無虞兵可長驅也告示須於敵境張之一切賞格多方傳入幸留意無忽

高推官

連日得揭報見營中法度嚴明軍士和叶僕爲之喜而不寐知公乃真可與行三軍矣惟是糧餉一事令

人心碎至忘寢食蓋一向行文催促急於星火乃不意有司延玩之甚也近分守道已入南川各有司皆領夫親去想無不到之糧矣萬一不足則不可不一計筭但飄然而去須就近將糧分俵軍士令各自帶數日之糧前行然後令糧夫回取於路仍連珠爲營以便接應但至關劄住則糧以次到而兵得宿飽乃可再裹糧而入關也就中如有破竹之勢可以因糧於敵非所預知惟是自爲萬全之計不可不如此此大利大害所關不可不萬分留意兵如太多卽留一



二營劄於路上爲聲援亦可免餽運不給之患也統  
惟斟酌要在濟事萬惟留意無忽劉總兵兵亦各自  
帶糧去蓋此乃自己性命自是要緊聞楊酋笑土兵  
無紀律好搶掠云但以一二庄財物婦女委之即可  
盡殲之矣此亦不可不令知之而收歛防備也

### 貴州張監軍

永順勁兵也數至一萬可以橫行播州豈可但守東  
坡而已調守烏江足破賊鋒是謂得筭非失策也苗  
之助播也以其強其擾黔也以其弱八路進兵播且  
不保苗當坐而觀之耳卽有他慮三五千尋常兵卽  
可防之多用傘蓋火器以振軍聲彼莫測虛實卽不  
敢動矣至白泥四牌必須合兵掃清則在該道與二  
帥圖之綦江之兵十戰十勝已淨掃關外之苗南川  
兵所至望風投降無格鬪者永寧聚兵八萬平壓賊  
巢旦夕碎矣彼中此時想已得志惟嚴督之無至後  
期入關軍中事時時見教不一

### 劉總兵

初聞楠木洞之破以爲亦常事耳近聞其洞甚險乃



永寧播州所圖之不能得者今一舉而破之亦以奇  
矣將軍宣勞將士用命良快人意今發懸賞銀聊爲  
牛酒之需幸擇其尤衝鋒者厚給之死傷者倍之庶  
人知鼓舞前可無堅敵也卽日凄風凍雨三軍淋漓  
可憫本部恨不能以身代之柰何柰何

貴州三司

誓師成禮知諸公之重其事矣遂賊未滅糧餉不給  
不佞恨不能割肉補瘡以實行伍禮儀燕享之費且  
令帶回充餉若以

天之靈諸公之庇遂賊授首罷兵息民卽 允爲諸公  
舉一觴所不慚也草草

史副使

調兵事昨已告此無大關係卽有誤言誤聽亦不足  
較計短長大家地方大家兵馬在彼猶在此也今二  
道所急不在兵在餉耳兵過三萬自可常勝卽有增  
減任之將官惟是兵進愈深餉轉愈難一運之後夫  
或有苦難逃避者自永寧至二郎壩又至岩門又至  
養馬城爲路各幾何幾日可一轉夫與兵是否相當



作何預計此宜時時計算今兵馬已足本折已足只運餉不絕成功便易一成之後大家受用其餘閑氣一切擲之矣以後望日日以運糧事相報令不佞少紓焦勞其餘爭是爭非不佞再不復言亦望勿言及之也永寧是三軍家當防兵二百何以放心遂賊曾有燒糧之說二百人卽巡警盤詰亦不足况防守耶土同知王好善兵四百及程上策黃甲李酋麟等兵可留千餘於城護餉之兵卽二千亦可也惟酌行之

### 劉參議

合江糧運近訪一水路如果可行省力五倍可卽一面查看行之今日勦王繼先畢竟不安彼有險固楊應龍從來不能得志今一旦圖之彼曾報兵五百必有一二千人若知之而據固自守運夫一人不敢赴土城矣卽今吳總兵已向永寧借糧若再停運三五日一軍皆當餓死卽使付之分兒彼正攻固交兵運夫亦不敢行猶之乎病運也縱使彼觀望亦必不敢明白劫糧昨稱糧運有警或是分兒父子故爲此舉以害之亦不可知今只當將計就計籠絡之以求糧



運無阻勦非所急若不得楊應龍此輩卽殺千萬何益哉今恐該道不放心因差一官行一牌去責令繼先來重慶令其兵卽守地方護運夫彼若出卽可無虞卽不出亦必承認護運可以坦然矣一面行水運以備不測今該道只宜日夜籌算運糧事處處行催州縣官不可分心他事也

### 劉總兵

楠木洞之捷雖奇然所斬獲者外司苗民所招降者綦江人戶原是應龍所不照管不著疼熱者今已休兵五七日矣正宜乘此前進席卷零賊直斬重關賊自瓦解若只以驗功等事遷延不進各路旣入將軍獨後何以自解則今日之斬獲反是賊以餌我疲我爲我塞責了事之計矣此不可不慮也江津兵旣合浙兵又至此路已有四萬何慮賊哉將軍留意無忽

### 劉叅議

婁山抵合江乃正路也此不可無防三道俱在邊城催糧尚若不給而該道必欲至二郎壩何爲此一事斷須相從無再以便宜請若人人皆可便宜則事去



矣今川南有敗形四兵將不和一文武不和二人各自賢三以衆爲政四吾憂之至髮白齒焦而諸公猶若平常無事然且柰何陝兵畢竟作何處二千雄兵調自數千里外費餉不貲可惜也鎮雄兵亦宜有定議然此猶小事只糧運萬分緊急李廷謙王塾皆庸才不能事事而該道又欲棄之他往吾不知所終矣

### 徐僉事

運米營中當寬然有餘使數萬雄兵安心討賊無憂匱乏至哉言乎安所得此語而稱之不佞爲之擊節歎四自是無慮南川路矣聽之門下不爲中制矣川東俱略有次第獨川南可憂柰何

### 吳總兵

劉將軍已度松坎陳將軍已掃白泥將軍尚未報過二郎壩也幹壩岩門何時可至安村羅村曾否歸降吾日夜望之眼穿腸斷矣用土兵宜時時拊循之恩威竝用不可一味厲威嚴使其離心則難用也僕嘗恐將軍性急輕進今進取却甚從容然又不可一味從容恐失事機耳糧餉何如不之絕否報之



劉總兵

連日無移營消息何也張漢清之賊不多可一舉殲之即可到頂山矣節報賊欲出來包截此是以虛聲嚇我糧夫然亦不可不備俘獲人口宜蚤解之巡道不必候史同知恐久之不便關防致誤正事此一小捷便牽延數日後將何以舉大事乎李旭之不死天也賊當終滅於旭手耳鹿罕小寇何足為有無然乃此處誤傳非賊之計也陳將軍已掃白泥有報矣

吳總兵

營中消息若何何不見報一二安羅各村已投降否曹副將於彼中夷情甚熟凡事可以商量再與監軍道商量當無不妥其別道亦不必事事與言恐致致掣肘不便行事也戒暴怒審機宜務使上下情通人入用命即賊不足平矣陳世賢仍令原官帶回即發之曹副將令彼用之以招來降人將軍不必置之左右蓋播州人與川人合惟川人能用之耳糧已足否時時報來

高推官



平播全書  
漸近敵境百凡宜慎頭人來降更宜審詳無爲所欺  
若漢人寓播而喜亂行詐者不妨誅之勿以姑息貽  
害進兵路道冊寄覽賊中聲息杳然無聞居然有背  
城借一之意從此以往日如對敵約會入關虎穴得  
子端可必矣

劉總兵

卽日紅旗來報將軍破楊朝棟之兵若果如此良快  
人意但賊若以親子領兵來衝此是欲決於一擲者  
若不得意須糾衆再來可嚴備之務以全取勝則茲  
一役也將軍之功真第一矣  
訂俟後報

陳總兵

楚中糧運向虞其悞特以具題乃竟悞也今想已  
到如尚未也卽具文來叅之不可存體面令三軍忍  
飢赴敵將領夫馬自備成何事體事有大於此者爲  
何事統寫來當一體叅之耳楊惟中到底不幹實事  
昨不知何處找得亡人首級遂以恢復龍泉自命揚  
揚得意不知此遂可以免死乎今以此人付與將軍  
但須勉之立功立功不奇死不免也昨得新



旨令本部院毋得疑畏不行法致失事機昨處此子頗過疑若仍前說謊不實做終須斷耳四牌七牌此時想已掃盡便可創大營於關上約會齊入矣劉鎮守一戰而走楊朝棟斬首千餘亦一快事想將軍更有等而上之者望望

支簡亭中丞

承教楚兵以四萬計乃陳帥有揭報見在隨行止几千人何也兵如此其少 苦無糧此何以故望嚴催之運夫 止官自押乃不悞楚中力非不足苦無

法耳行兵須用重典有司悞事者徑革其任佐貳以下不時懲治又須多差人守催無以騷擾為慮蓋一勞永逸不得不如此所謂逸道使民生道殺民者也施州兵八千第已全出三月本折以楚兵守黔地又楚帥信地而蜀為之出餉第只恐土兵無糧生出別事又費收拾耳大抵土地者 朝廷之土地錢糧者 朝廷之錢糧大家儘力支持何分彼此該道所云全是小家子說話不必聽之也若三月之後師猶不解則望兄姑供一季蓋黔力如不贍致有別事少不



得貽累二省但

社稷有靈此賊或未必至彼時猶不了耳蜀中餉米將竭十二萬漕粟仰楚中如大厦望留神蚤蚤爲感

洪副使

安氏兵不舉或欲觀螭蚌之勢也所不可知或尚存狐兔之情也所不可知是在門下嚴督之更以忠順之福觀望之禍開譬之彼其募下多智人如陳恩等皆號爲讀書能文章者乃不能明義理識時勢則亦謂之讀書不識字矣若宋承恩之書無足爲有無彼卽逆賊所自撰或其黨代撰者也安氏自不爲所惑但無令失之太巧則佳矣劉帥一戰而走楊朝棟斬首千餘亦一快也

張叅政

降夷至六百九十餘宜轉發之江北遠地豈可令在營中宜急取解也腊受一人何必正法殺人多矣豈須此輩令背負示諭賞格招降乃善策也但恐已窺綦江之虛可放去否酌之酌之今日報劉帥大捷果爾則門下發縱指示之功豈淺淺哉



劉叅議

楊朝棟兵至綦江路一戰而敗奔回復劄羅古地與官兵相拒此其不肯退去明矣向傳賊欲力敵劉總兵以驚各路今敗而不退其兵必多又聞貴州屢報賊父子俱領兵出綦江則應龍又在婁山關調度者此亦勦敵也劉總兵兵止三萬請兵甚急門下所畫策正合機宜今宜先發馬兵取江津間道入東溪以應援之其鎮雄及袁初等兵以後繼發俱令由江津來相機前進方妥蓋彼大兵旣在婁山則宜合力拒退方可分爲奇正長驅直擣此機萬不可失也其內地之路處處相通奇正分合無不如意總之不戾於門下原指袁初等兵卽以李長年領之鎮雄兵須藍芳威如未到卽張本等且領來亦可也吳總兵報安羅二村俱降岩門之外兵不血刃則空無事多兵矣但糧運則不可不爲留意耳

三省鎮道

三省兵三十萬與逆賊環向而爭播州上伐下大加小順討逆與袁曹之官渡劉項之鴻溝固已萬萬不



侔矣乃各路久踰師期遲疑不進此非獨武弁貪生  
畏死也文臣苟幸省事欲乘人之捷而居其功若曰  
進兵倘一路成功未必爲首功也一路敗罪且此路  
獨當之矣若大事不就自有總督非他人之責也此  
等心事無甚難知不知事若不就僕且人人數其觀  
望逗遛之罪告之於 朝使各蔽法焉而後自卽刑  
不以大吏遺不以卑官分也不然 朝廷設撫鎮司  
道豈皆欲坐觀成敗而獨令一總督之爲拮据乎此  
月不完此疏必上幸與諸公言之撫院處亦蚤以告  
不然今日不言卽他日言之晚矣

郭青螺中丞

宋承恩不勝其伉儷之念身自投賊此何足爲進剿  
之輕重無用急急上聞也土司輩神頭鬼臉我輩被  
其作使馳驚不休彼反以爲得意矣水西按兵不舉  
反欲臺下幸其營若不能殺賊卽營壘如山何足言  
乎昔陳恩與弟言勿斷伊往來使得行計弟曰尋常  
昏任之若定有師期豈得不進渠曰若有師期則不  
敢不進兵矣今師期久過蜀中口與賊戰而彼但劄



其內地三月初一日楊朝棟親與劉綎接戰兵敗痛哭而歸人皆見之彼以爲松坎之說非也乃至今日方上討賊之疏此非獨欲玩我輩如土木更欲弄朝廷於股掌耳數日後弟欲上一疏明此事臺下幸勿以爲訝昨見報頗西助滇餉三十萬今閩中十萬當已到楚中弟已令以十二萬本色餉黔仍爲催折色十萬昨蜀中已送去十萬則目前事勢黔富而蜀貧矣龍泉施兵八千黔楚皆不認餉弟只得認之昨方伯君來言蜀藏已竭自給亦難不能餉黔也弟爲之茫然自失故鳳陽之銀未敢發去然已差人催西矣附白

張同知鰲

合江運事狼狽一至於此若非該廳留心稽考極力擔當此一路兵俱當餓死何論討賊乎水運事本部自去年八月間已查考明白甚在可行而該道畧不議及所以專官前去舉行今該廳亦同此見本部牋始帖席矣已於嘉定合州等處差官刷船三百到卽收以發運若其可行竝永寧一路亦從此去充便事



也幸力圖之吳總兵兵至月半糧當盡奈何幸其兵  
尚未至三萬若及二十以前到尤可及也過此無米  
則可憂之甚矣力圖之力圖之

張叅政

楠木洞之下九盤子之捷皆天也以此觀天意知賊  
不足平矣南川兵已深入敵境不可更分已於川南  
調兵一萬益之數日內可陸續至也賊必不能親至  
大戰蓋過初十則各路兵皆深入彼自應接不暇矣  
但綦江路不可不厚積而嚴防之已行劉帥堅壁勿  
戰以老其師待其退而進擊之帥亦習兵者當不錯  
也彼需浙兵為甚當發與之留別兵守城可矣運夫  
致殞情殊可傷以後令米至即收若趙奇者可一懲  
之當以其詳見教草草

蔡知府

有自營中來者言親見該府短衣草履上下於山巖  
之間二千石米藩阜蓋至貴倨矣一旦而冒煙嵐衝  
風雨與士卒分其勞役僕為之惻然動念焉願丈夫  
定傾保大經營四方此為實事彼下帷坐車中如三



日新婦此爲鬚眉女流耳卽以彼易此志士不爲也  
今想已至二郎壩過此以往則爲賊地衝鋒破敵非  
文儒事此一軍止宜付之將領應敵而該府自在大  
營行監紀之事庶事有專責兵得實用賊必不敢出  
岩門關謂應龍自到二郎壩者未必然也楊朝棟則  
實至點脚壩已爲劉總兵破之斬首數百痛哭而歸  
矣

### 楊監軍

八路進兵每路兵各三四萬原欲以一路卽可當播

州全師更剋期齊進以八加一此泰山壓卵之勢也  
今湖貴按兵不進而令川獨當其鋒已非貴又不禁  
安氏之往來而令此時猶與之通信此非之非者也  
向來所云通信不絕欲以計除賊耳今通信半年矣  
所行何計所殺何賊遂賊父子親率兵與川中二總  
兵角若不倚安氏爲泰山何敢空國而出若此楊朝  
棟兵敗松坎痛哭而歸至今猶在兆陽水若曰行計  
殺賊此時卽可乘虛擣入更待何時行何計乎他日  
官軍殺賊至必不能存之時則掩之以收漁人之功



若官軍一不勝則竟與連和曰吾且行計也以一土  
司玩弄 朝廷於掌股之上以爲無天日乎數日後  
無消息吾欲明言於 朝一處之以戒觀望然此猶  
土司常事也烏江一峭雲南兵狼兵永順兵本處土  
兵不爲少矣畧不見一出奇制勝此又何也童帥豈  
亦有四十八枝頭目可以自固耶異矣異矣省城路  
甚近運糧極便乃無夫何故郭青翁宜只在省下督  
運不宜入安氏營徒費時失事也弟一月以來與四  
兵道不寢不食僅能了一運糧事卽黔安得以泄泄  
了此幸力圖之不盡

張監軍

安羅桃紅三村俱降安鸞仍斬一提調一坐寨一苗  
三級獻功自贖羅剛女已送出本身未至有云吳帥  
留在內作用有云彼尚未肯卽出總之縱不卽降亦  
已持兩端矣只可任之却不宜如巡下南之多疑也  
王繼先來見眼雖昏口甚辨其心機大過袁年亦羨  
丈夫也在舟中尚長吁云悞我悞我蓋見吳帥舉動  
率易恐非賊敵而慮之耳至此聞楊朝棟被破想當



死心今不自振厲而責人觀望可乎卽留之此處事  
寧放歸矣

內閣趙

沈二和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兵科職

六

外人易視播賊者以為大兵各路並進羣賊應接不  
暇脅從之衆非死則降彼逆賊獨坐窮山直成擒耳  
卽龍分布之意亦以為然乃旣進兵而知其不爾也  
唐人有言吳少誠拒命三十年淮蔡雖在中州實同  
夷虜况播州原自夷地應龍又以積威劫之乎大抵

播州之人自以為賊用命殺將屠城罪犯大逆卽投  
降恐不免一死又以年來剽撫無定徃日歸降之人  
業以自速其禍今日之事莫知所終而賊又質其妻  
子一有前却立見誅夷故不得不為之死守死戰諸  
路皆然綦江者為劉縱激於人言急欲建功故身先  
士卒累戰皆捷蓋雖諸路亦時有小捷而功則惟縱  
為多且竒至三月初一之戰尚有傳其殺賊子一人  
名以棟者恐未真不敢入報也自是以後降者當多  
賊勢漸衰矣惟是零賊藏匿箐中恐梗糧道必須掃



盡乃可深入而連日天雨泥濘難以長驅直擣必須  
舒徐而進不無少費日時然當亦不至長夏矣三省  
道里險遠人不協心催兵催糧焦勞欲死所不敢言  
惟是以

天之靈倘滅此賊卽與之偕亡無恨則惟台臺少出  
察焉

內閣趙二相公 田東藩大司馬

劉綎無他唯有貪耳然其貪亦不盡用之肥家也日  
出兵綦江龍關其軍資器械一一精好良馬三百騰

驟馳健未嘗領於官也楠木洞之戰左手執銀右手  
執劍而呼曰用命者領吾銀不用命者領吾劍一時  
赴鬪而死者四十餘人三月初一之戰夜中發其偏  
裨接戰勝負未分質明身自衝營舞大刀立斬數人  
賊衆呼曰劉總命來矣一時崩潰尚有傳其殺賊子  
者恐不的不敢入報也當是時即伯夷成辟陳仲子  
作隊安所用之乃知古人使貪使詐良有以耳水西  
跋扈真是可恨向來推誠鼓舞乃僅得其觀望若使  
示之以疑必助播無疑矣犬羊之性重在唇齒不知



有君亦其固然今但佯為不知催之用命但使止於  
觀望亦吾之利也又恐其觀螭蚌之勢收漁人之功  
彼時自有

明旨賞格亦無難處惟是都門省議論而但責肩事  
者以成功則幸甚然非所敢必也臨啓無任瞻仰之  
至

謝監軍

三寨既降岩門已在掌中快甚快甚糧運若更如期  
則兵得宿飽可以長驅矣據羅國明言彼在內日侍  
送龍若知上司之意如此即可擒之可惜通之不早  
及今尚可圖之曹副將有何籌算可與商之也夫兵  
此時想已劄關上乎南川已深入得捷西路必須進  
兵以牽之不可延緩致彼受累三寨人甚多何以為  
養宜為置處不可令不得所而悔其降羅剛有消息  
急報知不盡

張監軍

劉總兵見報有文來已行牌留之疏已久發彼方騎  
虎自不得去也求寧兵退二百里蓋播人妄言亦因



前日無糧不進之故今且降萬人破一國斬首百餘  
不日安插降人定卽劄岩門關矣南川向聞劄清溪  
待馬帥恐失事機故催之進別有字令高推官抵關  
劄營但恐其太銳今再叮之湖廣兵以無糧久駐白  
泥計今想當到湄潭吳總兵網打袁瑩是實蓋聽奏  
民之讒者何頃挫之有袁年未潛伏也昨已奉報矣  
尚未到耶羅國明等談賊中事甚悉彼尚欲於關內  
與劉帥決戰但恐不能耳李旭已絕不得近前則朱  
應元之事尚茫然也今所憂惟高推官太輕敵可詭

近時消息之草草

劉總兵

留疏久上自應候

肯昨有文行去矣今何故又以回衛為詞大敵在前  
兩軍對壘豈尋題辭避之日一懈軍心功反為罪矣  
宜力圖進取勿再有陳今各路且將入關無令更有  
逗遛之議也火器等項俱發蒸江甚多就近取之草  
草

張同知鰲



運事經畫甚妥可謂良工苦心此事但一刻放鬆營中必有受其饑者不可不汲汲也水運甚便據該道所報刷船近二百本部院所取又三百若五百船齊到則連永寧一路似亦可供所省運夫又不少宜力行之合江米止萬石將來恐不給宜催各處之未到者諸欸皆有條理宜時時營中稽查之收支不悞來去如期則餉無不足矣夫價作如何支給須有節縮不可冒濫並報聞

高推官

昨得報知兵至望草此賊地也出真州境矣自是以徃處處皆賊宜步步慎重若長驅直搗恐去之大遠賊從間道發輕兵而斷吾糧道甚為不便又各路尚未報抵關則此一枝兵不可獨入關前有單謂抵關劄大營探望各處一齊進入今即不能全候齊亦須二三處同入已催各路若至月之二十日不入關者以中輟辱其將計彼時當有抵關者方可取次前進也古云深入敵境利在速戰此為孤軍無援因糧於敵者言今吾兵衆糧足自宜以全取勝特此相告幸



與諸將熟計之草草

張監軍

承差催進兵八路通行不專為南川也此承差初五日方到南川初六日去而酉兵望草之潰在初三日今來揭稱承差飛馳催高推官進兵兵遂遙望草去關止半日程與賊相迎酉兵見勢大遂潰幾不敗事則是以酉兵之潰為承差催之豈事情乎當發使催兵不佞止知南川兵尚在真州不知其已近播地也催者自催各道就近監理自宜以時消息之乃今日

恐遂深入則是只聽其進而該道畧不止之也若果是則安所托重於監督乎大抵今日之事大利大害自是不佞當之若就中機宜必須大家殫心從事若畧不引手止從傍評論此惟按院宜然吾輩局內人皆不宜爾也劉縉一路止調鎮雄陝兵二枝乃吳帥所不要者當初捷時遠近相傳以為應龍必益兵來巡東道與史同知日日為請即城中人皆以為宜厚其防兵家寧可多備自初六七後即日日促之前進今且差人守催之矣大抵穆紹楊真鹿罕之賊未清亦



自難責以長驅今番乃南川深入之過未可便責各路觀望也以後南川之事須加意料理一如身在營中時時以持重為高推官言之若劉綎再不進功且為罪自不相假草草

### 謝監軍

羅國明已到獎賞訖安鸞尚未到何也想其人多費安插手此時却不可惜費若三寨不下即斬首一百已費銀千兩矣已行令以百金賑淘洪村若少徑加之至二三百無不可安村羅村若已至即照此給之或銀或米惟所便也南川兵已過望草去桑木關纜兩舍永寧兵亦不可不劄岩門吳帥志欲凌雲今者得無過於持重乎巾幗之辱行及之奈何奈何

### 劉總兵

初一之戰賊已破膽報復之說茫無的據南川兵已抵關此中亦當前進連日精明正可乘機穆炤若是真降即可令來見若是詐降以緩我兵不可墮其計中也只是東溪應劄一營留兵為守以防包截而移軍苗兒崗則張漢清之兵在囊中然後掃平之後直



趨鬼岩尋間道過婁山此又為第一功也不然此路  
兵雖經屢戰尚未入播境一步若南川路進關獨當  
賊鋒則又不免有逗遛之議矣惟將軍裁之

### 三省鎮道

一進關時關內關外賊必有陷玩竹筴之類宜用  
水牛前行或以椎椎地探之寸寸而進不可長驅  
一賊常言終日防守幾時是了不如放一枝入關  
與之併力一戰破其一路各路自懼今宜到關時  
劄一大營以為家然後以輕騎探望各路俱到關

方一齊殺進賊自不能分身應之成擒必矣

一臨關時賊使人偽降或雖空身來降而預埋藏  
兵器於外或雖有妻子而多係虜掠他人不干已  
者但得吾受其降即就中取事此亦易見若一夥  
精兵自是不同舉目可見若老弱男女參雜壯丁  
無多此真降也可分別防之處之

一賊若事急或斬一貌類己者稱係手下擒斬應  
龍來獻此亦不可即憑信懈吾防守須倍加謹嚴  
各哨整隊齊入空其巢穴俘其妻子審問的確真



平播全書 卷十三  
偽自見矣

一賊若上固卽分地屯割迭行攻擊却不可分爭  
信地須俟各主將監軍處分

### 魏監軍

陳將軍良將也楚中百無一備而毅然獨往亦足嘉  
矣然自十二日出師至二十七日始掃四牌又何遲  
也今已得勝破竹之勢自當迎刃而解宜令渡江掃  
七牌入關搗播州川中四路不日入關彼若後期何  
以稱焉糧餉甚乏殊為可慮門下宜代催之吾輩一  
生事尚有大于今日者乎年來天下事尚有於今  
日者乎不以此時奮不顧身勉自策樹而拘形跡牽  
文法後此悔之何及宜力與餉道言之

### 貴州撫道

自進剿迄今整一月矣楚蜀之兵處處接戰獨貴州  
三路晏然不動若無事然以為守便宜乎豈有自始  
至終畧不動身者則直討便宜耳蓋平越路觀望烏  
江烏江路觀望沙溪而沙溪路原自觀望不欲進兵  
是安氏畏貴州貴州畏兩省也尤可異者原行陳璘



與李應祥合剿四牌以為貴兵弱須湖兵助之也乃  
璘已剿四牌矣應祥竟不至並劉效節亦不至也夫  
貴卽貧弱各省代之出兵代之出餉已矣若並其戰  
守代之則所為助兵助餉者何所用之今八路進兵  
止以五路進而三路之不進者並在貴州卽事成亦  
不便敘事不成不知貴州何以自解今止宜促水西  
如水西竟不動則二哨亦宜自戰其地只當七路進  
兵亦尚可了恐不宜聚各省之兵餉供水西之納交  
也事急辭迫特此奉啓敢仗威靈一嚴督之但長夏  
之前苟得結局則幸甚不然事且莫知所終吾輩亦  
莫知所終也外襍報數紙奉覽

謝監軍

吳帥談兵其氣甚銳乃今逗遛不進豈有他意耶可  
察之以報聞向送來圖言兩路夾攻岩門甚為得策  
今聞又以一路進八萬人進一羊腸鳥道只進兵亦  
須三四日何論交鋒此又何也彼中相去遠須專決  
而亟圖之若遷延不決是以兩路為一路而竟亦未  
得收一路之用也則八萬人之冗食何所用之曹希



彬輩有何意見豈欲嘗試 尚方耶多少漢土官兵  
落一南川書生之後可嘆也

### 高推官

得報知己奪桑木關勦播之功重在克關今為第一  
功矣但入之太深各路未齊殊有可慮只宜深溝高  
壘厚立拒馬以自守待各路抵關方可齊入尤宜時  
時以竒兵照管糧運恐賊以輕兵絕糧道則可慮更  
甚矣昨已專人奉告今再申之賊頗知兵亦甚重關  
乃昨克關甚易此必有意不可以為易與而忽之前  
有報欲誘進一枝決戰者或正此意不然則以間道  
包截抄劫事事宜防毫不可忽也已一日三差人於  
各路催兵但耐守三五日即可保全勝矣

### 李脩吾中丞

以一小醜騷動天下乃知涓涓不絕將成江河語非  
虛也五萬銀已到不啻雪中之炭後五萬更乞蚤發  
為幸王鳴鶴有文已不來則餉當全發矣見報知彼  
中且有揚竿斬木之衆時事若此宜其生心以吾兄  
之雄畧直須折蠶捷之此宜削株掘根為之於旱無



今滋蔓蔓難圖也此中兵已進擒斬千計招降萬計頗有破竹之勢但入虎穴得虎子尚有待耳差官回草草附此漢世祖曰每一發兵頭須為白奈何奈何

戴鳳岐制府

自有播事以來三省兵餉事事取之兩廣是兩廣代三省受役也乃臺下又多方加意酌應如嚮卽所自為兩廣計當不是過此之高誼今世可多得哉直須於三代以上求之銜恩戴德寧直不佞卽三省吏民家戶祝之矣黔人積粟以待大兵楚人償金以酌積德具如來命致之二省第恐楚方苦於餉寡未卽奉還須俟異日何如兵已進擒斬千計招降萬計頗有破竹之勢惟道險雨多入虎穴得虎子尚有待耳敢附報以紓台懷

劉總兵

昨文已批行且有牌矣留䟽計到京已久數日後當有旨下此何等時而欲決去若必欲去則本部必叅非虛言也南川路已深入此一路豈可不進宜照節次催文整兵前進萬無再有舉動致賊聞之反大



不便禍福功罪決於此時幸熟思之今差官口傳鄙  
意幸無忽

諭坐營都司周敦吉

諭周敦吉汝隨總鎮屢建奇功初一之捷尤快人意  
但今已十三日矣檄整自守一步不入播境向言逆  
賊應龍初七八十一二必來報復今何在乎今南川  
兵深入敵境已奪桑木關綦江一軍尚未敢望見猫  
兒岡何況松坎何況頂山何況樟梓何況菱山若南  
川兵稍有利鈍則是尔輩初虛張以催人後逗遛而

悞事何以自解 尚方之劍可嘗試乎功罪無常禍  
福自取軍令一下首及中軍尔所知也若能提兵前  
進再建奇功則一月主捷懋賞懋官豈能尔負故諭

蔡知府

投降之人至一萬以上則老幼婦女當不下六七千  
豈有以六七千家口寄命人手而為變者若其果至  
便是真心無可疑也雖曰受降如受敵至於事在不  
疑亦須推誠若人人而疑之則無事可為矣穆炤之  
妻子俱獲於川東方在川東請降何故又報之川南



此人多詐若非本身來必不可信無為所牽馬湖兵  
當任從總兵調度已行司遊擊領之該府只隨營監  
理不必臨敵也蓋文職臨敵則兵馬只可自護反為  
不便耳禁妄殺正監紀之事該府宜一面申嚴且零  
功不筭按院有行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也草草

貴州張監軍

昨據偏橋塘報云陳將軍進掃四牌李將軍違期不  
至方以為恨有文切責大將比後一日而得捷報乃  
知李將軍欲一取單于耳快甚快甚黔兵素弱此舉  
不但震動播州亦可壓服水西豈不快哉此時想已  
抵關幸矢心殫力圖之不入虎穴不得虎子萬代瞻  
仰在此舉矣

吳總兵

將體其尊將權甚專川南之事專托將軍即本部院  
亦但約期會授方畧至於分布之事亦不能一一遙  
制也近得彼中文官議論甚為紛襍恐掣將軍之肘  
故特行申飭可但一意督兵進取無為所阻撓馬湖  
兵一枝專責成司懋官不許蔡知府阻當浙兵一枝



專責成封建不許梅同知阻當蓋此二枝兵皆因其  
難馭故令文官押之進營非遂欲文官用兵也若文  
官可領兵則不用設將領矣馬湖黑骨頭白骨頭一  
枝尤爲播人所畏若蔡知府選以自衛則此一枝衝  
鋒之兵少矣凡將領不聽調度者任從網打若文官  
有阻撓者急以揭來當更置之永寧一路亦只責成  
曹吳二將不許趙州同阻當蓋彼只贊理兼紀非遂  
欲分大將之權也但將軍處文武官亦須和平相與  
凡事與監軍道商議而行不可尚氣昨聞袁葵來降  
網之一繩彼頭日也既來降何必細之如此之類皆  
關軍機今當入關尤爲要緊事事留心可也

郭青螺中丞

楊惟中止欠一斬故劉效節甘心避賊姑息一二懦  
將使法令不行三軍解體倘大事壘成又復決裂則  
三十萬官兵數百萬本折付之枉費西南天下且不  
可知吾輩卽死不足塞責也今日之舉甚非得已效  
節之兵煩吾丈亟擇能者領之無令悞事若惟中之  
兵已令交徐允爵矣俛俛不盡



吳總兵

將軍以二月初六出兵曰恐誤師期也今四十日矣一步不入捕境將以何待以為兵少乎二路合一路七萬之上矣以為糧乏乎兩路水陸齊供轉輸如雲矣以為道梗乎三村投降兵不血刃矣若是而猶裹足不前直怕賊耳賊信可怕然南川路已據桑木關彼亦人耳非有兩鼻四目也若彼路以孤軍受困此路寧逃其罪乎欲行法於中軍且少俟之幸亟決擇無忽本部甚尊大將甚任大將正為此事專責大將

耳

劉總兵

自二月初壹日至今半月矣畧無移管消息但云賊將出關來賊若一月不出便可一月不進乎裹糧坐甲惟敵是求若聞賊將出而不進則必待賊盡而後可入關乎南川路固皆男子綦江路未必皆婦人也若彼路以孤軍受困則此路之罪更重然而名出其下萬萬矣欲拏中軍來處且姑待之幸加決擇無忽

謝張二監軍



南川兵劄桑木關以日為年日望各路齊進而綦江永合路遷延玩愒畧不關心豈彼一路皆男子此一路皆婦人耶若彼路以孤軍受困則應合哨而不合哨軍令具在毫不以相假也文到而不進兵者以髮髻一頂女衣一套鼓樂送之營中無以姑息坐受其累草草

高推官 馬總兵

連日以孤軍深入為憂又聞賊欲截我糧道今查有南坪大壩一路可急防也此外宜防處俱可防之已

發巾幘催各路不日齊抵則無慮矣萬分留神囑囑圖一紙附覽

劉參議

來教謂賊聲東擊西何視賊之大而自待之淺也賊此時尚能以奇兵擣瀘合則三五年前已無四川矣鎮雄兵既不願入綦江路即令藍芳威領之從野磊子進惟餉事則煩門下專任之無令他日有前却也此路進兵則合江安於太山李長年之兵仍令速赴南川護餉高推官已奪關而據之需護餉兵如救焚



平播金書  
卷十三  
年書之七十二  
溺勿再往返草草

張叅政

劉帥已遣官諭之若再作態直叅之耳以一裨將把  
守猫兒崗便不進婁山關豈遂不能滅賊乎纔建小  
小功勞便爾百般撒嬌乃知小人都不可與作緣陝  
兵向為廣兵殺傷方且憐之乃爾生事當查治之既  
爾難馭不如令之隨營免為民害也李奇泗何人乃  
爾既江津兵該道何不徑拏治之即行文矣晉兵似  
是虛聲果來耶當迎而禁之事體紛紜千頭萬緒乃  
知每一發兵頭項為白非誣也各渡口船隻有否周  
同知太迂遲柰何

諭副總兵曹希彬

諭副將曹希彬汝稟帖來稱不可輕進輕下須待各  
路兵到相當又言差人去催安兵為齊到聲勢此言  
不為無見但待各路到是也待安兵齊非也安兵原  
是觀望聞柯阿箇又受了楊應龍金銀無數以故按  
兵不進今我兵進尚不能保他兵進若欲待他兵進  
而後進則無進兵之日矣至於各路兵亦難待齊彼



此觀望不知誰是該先到的且八路之中惟有永寧  
合江兩路合一路兵至七八萬尚不肯先進誰肯先  
進乎况南川一路已奪了桑木關烏江一路已奪了  
老君關今永寧即奪了岩門關已是第三功了更候  
何人豈仍欲候綦江一路耶綦江一路劉總兵因見  
了回衛之報具文來辭本部又行文留他以此往返  
耽延了五六日若非此事耽延今已到關矣永合路  
兵衆糧足坐了四十餘日一步不進端的何以自解  
况安羅三寨已投降了尚不敢進若不投降待如何  
今再差人說去此時巾幗之辱想已送過了人若怕  
賊也不以爲羞過此惟有劍耳

吳總兵

按院所云得寸則寸得尺則尺此爲初時進取相機  
進止之說也今已開刀四十日各路有破關者豈可  
坐而待之此宜長驅直擣無庸更遲回矣安羅二村  
人至二萬若出則無地可容此宜質其頭人之妻子  
於內地而令仍居其所以自守蓋吾兵已至幹壩則  
賊亦不能遠出害之也此須得其誠心乃可若真偽



平權全書  
卷三  
未明自難放心在將軍酌之若以此事稽遲進兵恐  
落賊緩兵之計又不可不察也或以一將與一文官  
安插之而驅兵前進亦可統惟隨機應變要在不悞  
事非能一一遙度陳世賢已發回合江即令赴將軍  
處草草

張同知

水路一通運事大便為之一快若非本部力主於上  
該廳力行於下未易有此也但恐各處未完未不到  
有悞轉運今可開來本部徑催之草草

汪登原中丞

川省久不用兵軍器一無所備近雖日夜僨造急不  
能多過承垂念自遠解發壁之中流一壺且當千金  
享之何況艤艫巨艦乎感甚感甚未完者仍望自水  
路發來無妨多多益善也差官回附此上謝

劉參議

從來土兵不甚奉將令惟賴有監軍耳吳帥既不能  
服上兵謝道即當一力擔承而悠悠忽忽玩日愒月  
此何以故便中力為言之僕亦專責之矣梅同知之



遣其所以前已奉告乃本官至合江送回一條陳云  
職之責任似不減於大將而權不兩持又云既在彼  
須自由不然安能以無所表見之身云云不佞讀之  
茫然自失謂此狂人也若在彼只日與大將爭權而  
事去矣故亟喚之回大抵軍中貪人詐人奸人庸人  
皆可用惟狂人不可用為其以兵為戲而僥倖於一  
擲也今來教謂陣前當用此人恐亦見其表耳今如  
教令催水路糧卽以佐監軍謀議必不可令握兵彼  
嘗欲以兵為戲也鎮雄兵原以五千欲從間道出奇  
業已少之今三千得無太少問藍芳威渠言不患少  
彼能用寡卽任之矣今彼已去可在彼議定卽發行  
治糗以隨因糧於敵此二言者尚為可慮蓋糗不能  
多而敵無可因則事去矣須仍為運給之無以省事  
為主軍事必不得從省也別教謂當機立斷直同指  
掌所指何事幸再教之草草

楊監軍 童總兵

自開刀來各路報捷獨烏江路甚為寥寥亦知其去  
賊巢近必有待也乃今一戰而渡江奪關豈不快哉



安氏卽觀望見此景象豈得全然不動恐從此賊遂  
亂矣此中自南川路破桑木關之後卽四出催饋各  
路計一十前後方可抵關今該路以十一二破關則  
只與南川路相應各路尚未得齊也然貴州三路一  
催可至至則岩門婁山板角三渡亦取次入矣刻下  
惟是奪關而據之則關為我用以戰以守無不如意  
真快事也計此月終無不滅賊者僕直拭目俟之耳  
懸賞不可失信南川路已給之矣

### 吳總兵

兵久不進豈土司兵不肯用命乎此輩要在鼓舞之  
不可一味厲威嚴曹副將素得其心可專責成之也  
安插降人當專托監軍與監紀各官不必遠商之二  
道徃返數日則悞事矣軍中必須調和人情乃克有  
濟將數萬人又與將數千人不同須人人得其心乃  
可用其命此宜克已下人無一此吝氣乃可也常慮  
將軍性急恐失人心故時以此言進惟留意無忽

### 張監軍

劉帥已提兵前貴州又報奪烏江關而彼去婁山尚



遠卽至已落人後矣吳帥意蓋亦俟有蔡江近關之  
信乃敢前者總之此一路抵關當在二十之後也但  
各道照原行催之彼以失期為慮無不亟亟者蓋前  
之定限止是空言今之違限著有明罰彼當無不以  
為意也弟亦日日發使督之矣自正月來已發過三  
疏官壩一進兵一捷功一今又當報一次矣蓋須時  
時報之以消海內姦雄之心不然鳳陽之事恐有接  
踵而起者可慮也穆炤言應龍向南川路去宜行令  
謹備之然此恐亦舊話今貴州事急亦無暇矣

徐僉事

劉帥見報不得不求去然留疏已上勢不得去也已  
開諭之卽整兵前矣貴州已奪烏江關渠望婁山尚  
在旬日內已落人後不庸不汲汲也別教知以念親  
分心顧此何時哉一刻放鬆萬人委命矣騎虎者勢  
不得下此善喻也不佞家事門下所知不但不敢開  
口亦不敢置之於心乃知國爾忘家亦勢所必至以  
天之靈旦夕滅賊為諸公列敘勲績之後吾輩乃可  
各行其志耳門下以兵道督夫蓋四道一體非代庖



平播全書  
也附白

陳總兵

聞將軍與賊隔江相拒此死寇也勢無退理若自後  
夾擊之乃可接應將軍渡江而今施南兵已奪板角  
關此其勢亦難退則將軍亦設計渡江剪滅此寇尚  
可與板角之師為犄角而入關不然拒守日久兩軍  
俱老此危道也此二枝俱將軍信地僕不憂將軍大  
兵憂板角之孤軍耳惟將軍留意無忽

張監軍

魏炤爭彊不群差官親見之宜其反覆也劉帥處已  
囑令慎用之但此帥太憨難以口占爭直再四丁寧  
之耳質其妾與子方是作用而渠且欲給之完聚豈  
不憨哉已再與商之矣瀘合逃兵之事想當有之當  
查實行施南兵已據板角關不知真州路去之遠近  
昨見報李經等打苦竹關想亦不遠也若二路聲勢  
相倚更爲雄壯幸亟與高推官言之劉帥亦提兵徇  
徇行矣然頃五六日後乃抵關也頃細思之各關之  
打皆不費力當是賊不肯以兵守關恐其逐漸消磨



且奪內兵之氣因不復守但於白田壩待之若一路  
先入則彼以全力制之卽各路齊入彼亦爲青城借  
一之計此須令齊入而夾剿之彼自無能爲也若先  
後入則非筭矣水西近寄聲奢氏謂我輩俱看楊家  
與官兵相殺若兵勝我二家方可動兵今我雖屢報  
勝安氏兵猶未動也可見關外之捷彼皆不以爲意  
關內當有一大戰此時方可決雌雄耳時高推官望  
草一捷遂以爲賊易與殊爲率易可嚴諭之令準備  
入關之大戰也

吳總兵

安氏觀望乃其本情今畢露矣奢氏不爲誘引足見  
忠順但其兵至今不進難謂無狐兔之情已爲一牌  
切責世續當令曹希彬開諭之若再觀望或雖進而  
不盡力殺賊卽當盡法處之追中罷職矣將軍宜從  
權鼓舞之人可以德感不可以威劫也劉帥已提兵  
長驅不日卽抵婁山蓋穆炤已降一路無阻自是入  
虎穴得虎子之勢將軍兩路合一提兵八萬慎不可  
落人後留心留心



蔡知府 趙州同世德

南川路兵不進高推官策馬前行土漢兵只得隨之  
遂不數日而克險關綦江路兵不進史同知集諸將  
於營中向上四拜曰委官唇舌已敝而將軍畧不動  
請從此辭赴轅門待罪也劉帥倉皇拔寨而起今求  
合二路兵七萬不為不多矣開刀以來四十餘日時  
不為不久矣文武如林列營數百竟未有窺左足而  
先應者監紀官亦未聞作何催督也無乃溺其職乎  
夫有一官則有一官之事未有無事而設官者若設

官而不事事則無所事設官矣特此為問具以質對

內閣趙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賊自楊朝棟敗歸不敢更出關迎敵惟分兵守關耳  
然無所不守則無所不寡故我兵至輒不能當遂據  
其關惟是各路或有零賊為梗未得齊到而其先抵  
關者亦守約束不以孤軍單入可無慮也劉縱戰後  
休兵方圖進取忽得革任回衛之報只得具文來辭  
又復移文留之往返之間耽延數日吳廣亦待之同  
進故此二路返不能抵關乃知臨敵易將真非策矣



今已整兵前進總之此月終可齊到也賊中投降者雖多而死守者亦自不少若不進兵而但招降必無濟於事積威所劫真可畏哉若不滅此賊遲以數年西南天下端不可知信乎非兵無以立國而以和自愚不獨行之夷狄爲不可也臨啓不勝皇悚

### 謝監軍

聞吳帥逢人卽罵全無禮體以此將領土司皆心離而色輕之不用其命以故師久不進此事兄必知之何不一箴之也若此人剛愎不可教卽當親自責成

裨將鼓舞土司俾之用命成功柰何道旁作舍日延一日今貴州俱已進兵而此中返落其後尚云待劉帥此蓋爲將領所賣土司所愚而不自知也若劉帥有不測則彼遂終不進乎播州兵不過三四萬彼擁精兵七萬猶一步不敢前高推官何人哉降者若真此時必出此時不出必是僞降日日待之何所底止如此用兵不但以軍旅爲見戲且以法律爲弁髦矣轉眼入夏進退維谷天地雖大何以自容他日莫謂不佞不言也曹希彬卽受辱主將亦應先國家之急



何故甘心陷之以壞我事行斬之矣可以示之又聞劉國用欲得一守備銜何不說來此有何大事而令之阻軍機乎需者事之賊也柰何柰何

吳總兵

聞將軍善罵人動則日忘八忘八何必乃余彼土司兵夷種也須籠絡使之若使心離則不為我用反為我害矣裨將雖屬官亦各有門面將軍不為裨將乎劉帥一帖之誤恨之至今柰何輒辱裨將也亦不怨矣又聞不許各營以揭帖來尤為無謂防民之口

甚於防川卽人君不可而況於人臣以上事亦偶介風聞全非營中人騰謗者莫又過疑而罵之也播州兵可用者不過四五萬今各路段敗已多所餘無幾將軍擁精兵七萬若人人得其心用其命破之有餘所言待劉帥者此將領土司愚將軍責將軍耳今各路已進逗遛之罪將軍自當之卽與劉同罪彼且以為快矣今將軍亦不必露此意但和顏悅色以鼓舞裨將土兵俾之搗巢成功則萬全無害若仍前好剛使氣使人人離心事必大壞不止不能成功而已營



中有親信人可與商之卽知吾言之不妄矣

### 劉參議

賊兵劄溫水是三月以前報卽楊朝棟之兵自溫水出點脚壩戰劉總兵者非欲出合江也袁年未投降時彼尚不敢出合江况今日乎鎮雄兵旣用之糧餉須爲議妥若待其行而令陳嗣昌督兵把住彼以無糧返兵陳嗣昌能與之戰乎非長筭也王塾似亦不可入此路以此路太險兵又不馴恐難收拾耳惟酌之陳世賢無足爲輕重者去留任之彼何敢入關入關賊殺之矣

### 高推官

每得公移爲之快然賊兵雖不多然我不可易視之須以石爲虎方是萬全且今聚兵二三十萬而止以一枝與之角倘有利鈍反搖衆心故慎之又慎耳若公見之極真亦任便宜然必須求萬全爲妥也兵入播地功級豈有假者該道拘泥之過當爲言之田老先生常言克播之役須當剪草除根無留禍種未揭所言可謂得之草草



謝監軍

此時降人無甚可疑彼關內之人皆餓死卽求食亦當出矣可盡心安插之勿與人議彼皆局促之見從之則悞事多矣賊勢已衰兵宜速進大帥不能用衆尤宜一面調和此君一面鼓舞兵將凡事果斷剛決而行之則風行電掃功在目下矣不然雨多水漲糧運艱難進退維谷何以自處念之念之

支簡亭中丞

陳帥從白況進而李帥不會已非原約乃遣偏將來而劉效節又臨陣而逃可爲痛恨已行拿解並行李帥渡江合營矣惟是陳帥兵旣深入糧運不繼致令三萬人饑餓將死幾有反戈之事將來事勢尚不可知餉道所司何事而狼狽至此弟已通行二監軍及兵備道共催之然須有章程乃可循不然則亦無處下手矣蜀中運夫皆取之近便州縣里甲每一州縣有派二五千者有派二三千者日給銀二分令正官押來入山如採木之事又四路以四兵道分催乃僅僅不悞今楚中不知若何若事尚未就可一面照舊



催運一面於湖北州縣起夫接濟尚可及也不然事且不知所終矣

張監軍

綦江兵已行吊岩子之防當查行此宜兩路共爲備可也困獸猶鬪况酋以知兵而率敢死之寇當事事留心務圖全勝高推官自謂料敵之審然臨事而懼聖人所以行三軍也惟是當機而發一發洞胷則妙矣

湖北守道

兵道

二監軍

從來未問兵先問糧今聚三四萬之兵而不給以糧俾之叫天呼地採蕨而食自古有是事否楚地大人衆只用二三十州縣每處起夫千名令掌印官親自押來日給二分有銀則給之無銀則令戶族自貼其糧差此何難之有今日之事所謂佚道使民生道殺民萬不容已若只以姑息延捱三軍一呼且有別禍不止不能成功而已大家利害所關誰是袖手旁觀之人特此相囑幸惟留意凡事徑行莫待呈詳兩院遲則無及矣



蔡知府

馬瑚兵豈可令護餉誰為此計者孟浪哉可亟抽入營中也兵已發而顆粒無支此何以故已嚴催之科水運不日到想有濟也今大家同舟濟則俱濟覆則俱復何事不得言而有出位之說此世俗之見非所望於賢者以後宜大其心曾以匡濟時艱為主無為俗套所縛萬萬

李總兵

陳將軍進白泥塢四牌是為黔中掃除者將軍不與合兵直以偏師會之剋效節又臨陣而逃即後來有功非原約矣今陳帥已進龍泉將軍宜渡江界入黃

不能獨進仍須與合兵不然一味坐待其進而尾之則舉動不雅之甚矣謝朝俸等若投降則甚省事第聞賊近又得志於滇兵恐此輩又長其雄心未即降也是在將軍善圖之然莫令遂其緩我之奸則佳矣

魏監軍

陳將軍智勇足備真良將也楚得此將不能為之足



兵足食以共成功業致令其告飢於千里之外是尚  
謂國有人乎永順兵只是欠鼓舞所以不進夫枵腹  
應敵卽我兵亦不甘心曷可責之土兵兵連禍結勢  
難惜費今該省動則笑一年之費不知兵已深入若  
轉運不乏則兵精糧足旬日內卽可了此何事一年  
若只如此悠悠泄泄卽十年何益我輩讀聖賢書所  
學何事於此時此事而不盡心何時何處盡心幸力  
圖之無令三軍脫巾而呼投戈而走令人以為忠於  
賊也

史副使

通省餉事豈不知其要緊只是四路陸運一月歇手  
不得此時交代甚為可虞所以只得抵死相托其通  
省事雖曰改委實欲自催之耳從來用兵之難莫難  
於今日謂事事皆消真米實麵一毫空隙容不得也  
賊勢已促我兵已勝拚命相推一兩月卽可了此若  
稍有四慮便如上水船拽至九分忽然放手他日悔  
之晚矣留芳遺臭我輩共之身家乃其小者幸留意  
無忽



楊監軍

連報烏江河渡之失令人仰屋竊嘆然勝敗兵家之常勿以此遂灰心宜整兵劄近地而添調土兵彭元錦之兵為所殲必不甘心廣兵亦尚有一萬未到可速催之卷土重來未可知也賊三月初綦江之敗其子幾不免尚能養威至今得志於我我大兵如雲豈遂以一失自阻乎必不然矣聞烏江之戰初已勝之後賊改服而來稱係安兵遂為所紿是否果爾則安氏真不可知也此時彼不能搗巢亦宜應援而兄弟兩人高坐不動何以自解彼常與各土司言莫先動兵須大兵勝乃可助之今日如此彼必助播矣可且詳為不知以切責之而以其的情見教萬萬

張監軍

來教料賊無能為是也但我不可以其無能為而輕之耳南川兵至逼賊巢三十里而不動此非人情也欲以驕我誘我待入其巢而後背城借一以為必勝之計此亦未為非筭也蓋賊之用兵原只威劫非身在行間未易取勝綦江之役已不能出又不敢出又



平糶全書 卷十一  
不敢用他人而托之親子托之親子亦敗則不能遣  
兵赴敵可知矣若至白田壩彼方親督一戰此最宜  
防之須三四路入然後彼無能爲也問播人言進關  
後各路尚未易會哨蓋相去各三四十里有大林菁  
亦難差入須於關外約就期會齊入相望扎營乃妙  
則須就近調度之烏江河渡皆以土兵無紀律深入  
爲所紿而致敗今我不可不自分圖全高推官少年  
推鋒之說未可全信各路進兵在目前柰何不能須  
更待乎土司兵常有爭頭功之說不可任之須與說



